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# 一个人的结婚

章克标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# 一个人的结婚

章克林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## 一个人的结婚

章克标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 
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 插页 163,000 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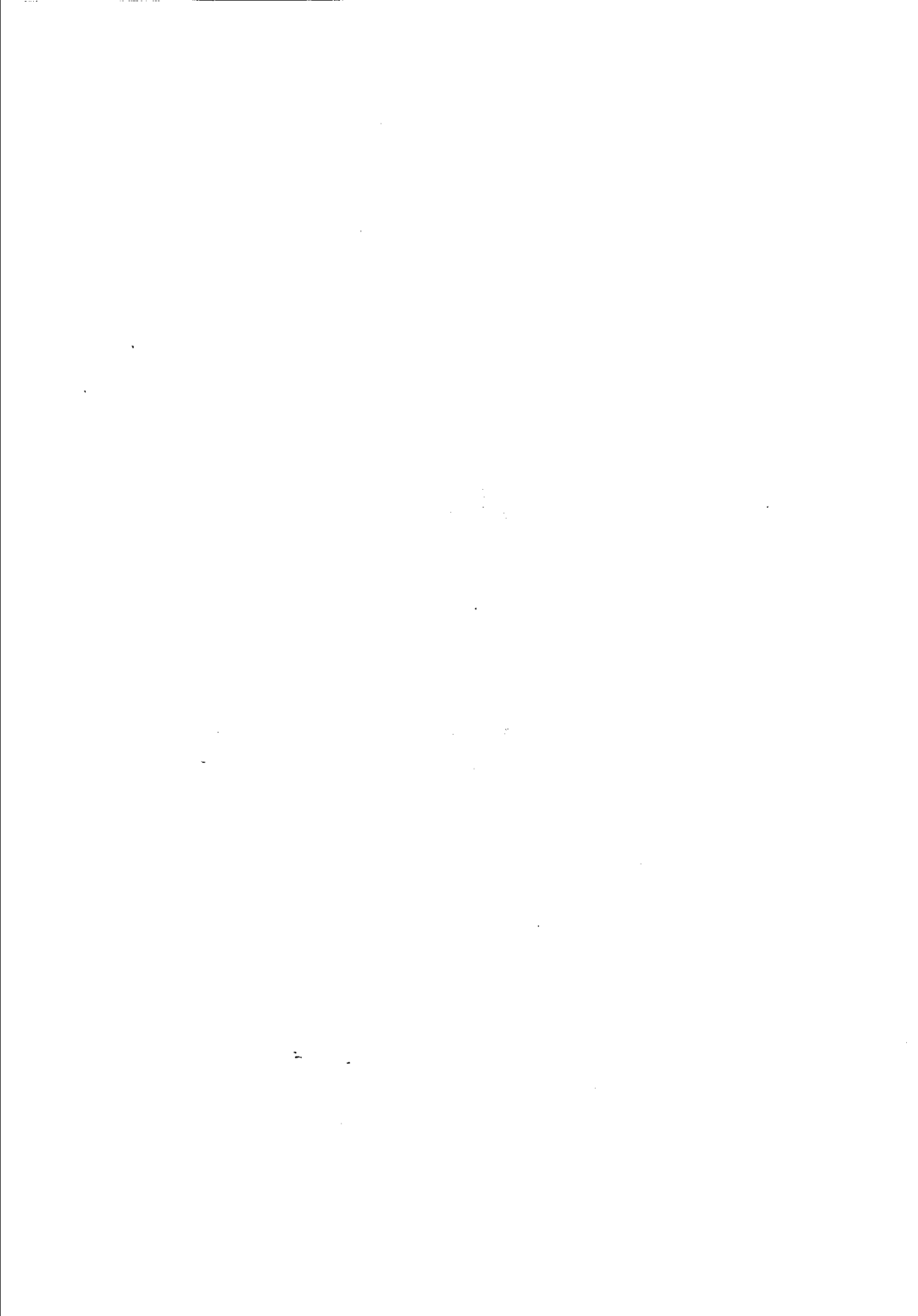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60-2154-2

I·1853 定价:9.20元

## 目 录

银 蛇 .....	1
一个人的结婚 .....	177

# 银 蛇



## 银 蛇

一手放下了茶杯，正要对他年轻的妻再声辩几句，却听得楼下的喊声，“老卞，元寿！在么？”

卞元寿急速从椅上站起来，走去开了玻璃窗望下去，果然是张岂杰来了。“嗨，在这里，上来，上楼来。”

一阵楼梯上的脚步声，客人已经进屋来了。

“张先生，难得呀。”卞太太换上了一副脸色笑说。元寿把一座椅子推了推说，“请坐。”

张岂杰把大衣一脱，坐在火炉边傍了。

“张先生喝一杯咖啡，才煮好的。”

“多谢你，林小姐，唔，应该称卞太太了。”张岂杰接了杯子。“卞太太多谢你。”

“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？”卞元寿问。

“迟了么？我接到了你们的信就动身的。现在有什么具体计划没有？”

“也没有什么具体办法，是要等你来了，大家再参商，事情是胜图在计划的啊，是的，确是迟了，那一件事。”元寿微笑起来。

“那一件事，是什么事？”张岂杰不懂的样子。

“不是胜图写信给你过么？”元寿淡淡地说。

“是的，说要预备出一种月刊，你说还没有一定办法哩。”张岂杰也冷冷地。

“他信上不说起别的事情么？”元寿露出轻度的微笑。

“俺，等我想想看。”张岂杰还是笑眯眯地。

“张先生真会装哩，假痴假呆地。”卞太太插口了。

“怎么办呢？咦！你倒知道么？”张岂杰不服的样子。

“自然啰，谁又不知道呢！”卞太太断然地说。

“唷！倒厉害啦！那么是什么事呢？”张岂杰还是这样子。

“好嘞，我也不必说了。”卞太太淡淡地。

“事情实在有点迟了呢，老张。”元寿又正经地说。

“没有关系，反正已经迟了。一九二六年不是已经过去了么？丙寅年也快完了。”

“不过蜜史伍真漂亮呢，胜图函中的赞词，全非虚妄。”元寿热心地说。

“蜜史伍实在漂亮呢！”卞太太也附和了。

“真的？倒要拜见拜见。蜜史林也见过么？”张岂杰问。

“前天我才见了她，又到了她霞飞路住的地方呢。”卞太太说。

“你一人去的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几人？谁同去？”

“我们到胜先生家里，祝他小孩的满月，并且探望胜太太。又敲了胜先生的竹杠，他请了满月酒，也请沈先生沈太太伍女士同来，所以会见的。后来又同他们到了霞飞路。”卞太太仔细说明。



“胜图已经有孩子，而且满月了？”张岂杰惊奇的样子。

“羡慕了么？那么不要再错过这机会，赶快进行吧。”元寿提高嗓子说。

“不错，你的话很有道理。”张岂杰又是冷冷地。

“张先生，蜜史伍真漂亮呢！”卞太太又提一句。

“真的？怎样漂亮呢？”

“大家都这样说。我也不曾见过这样漂亮的人。胜先生，胜太太，沈先生，沈太太，还有邵先生都这样说。邵先生昨天来此地，谈了一天伍女士的漂亮。”

“哪一个邵先生？”

“是邵逸人，他昨天到此地来了。”卞元寿回答。

“他在上海么？”

“他来上海已经多日了。就是为了这一个缘故，所以我说你来迟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一定是他想她了。那也不是坏事。”张岂杰眼睛一沉。

“岂但想而已。不过现在还是片面的。第一他已有了老婆，有了儿子，倘使正式竞争，他是没有资格的，所以你也不必担心。”

“谁又担什么心，谁又要去竞争！”

“不要硬在嘴上。包你看了她，由不得你做主。”

“那么你已见她过了，你怎样呢？由得你做主么？”

“嘻嘻！”

“真的，他见了伍女士，灵魂也几乎掉了。”卞太太插口说。

“真的？卞先生一向是见不得女子的人，你要留心呢！”

“唏！谁管他的事！”

“好嘞，你方才不是说了许许多多话么？”卞元寿报复的样子。

“哈！总是你不好，否则何必要林小姐多说话。”张岂杰微笑着。

“又没有说什么。不过那天见了伍女士，说话特别多，非常之多。”

“这就是不好了，林小姐要留神吓！”张岂杰很得劲。

“关我什么事！”卞太太避转了头。

“这才对了。你知道她是张先生的人。我总不危险，”卞元寿故意对他妻说。

“谁又说你什么呢！”卞太太低下头去面上红了。

“哈，好看相！”

“什么好看。伍女士才好看呢！”元寿又回头对张岂杰说。

“我却不相信，到底是怎样的好看。”张岂杰说。

“那么去看好了，这件事再对你详细讲了罢：她是绍兴人，因为与沈培根同事，这一回有了战事，他们同在武昌逃转来的。据说培根的太太从前和她是同学，很投机的，现在他们就同住。培根心里很想介绍给你，我也以为很好，胜图也很赞成，所以就写了那一封快信给你；自然要办刊物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真该要多谢你们的深切的好意，”张岂杰笑说。

“不要再假装那副冷淡的样子，要晓得年华逝水，男的女的都是一般的，你是不算年轻了呢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很有道理，那么我们赶快，马上看伍女士去罢。”

“又何必这样着急，迟一回不见得便逃走了的。”

“热心了也不好，冷淡了也不好，难怪人家要说做人真难。”

“希望你不要掩饰便好了。”

“掩饰？我为什么要不掩饰？天下的人，哪一个是裸体的，

谁是不穿衣裳的？”

卞元寿是张岂杰北京时代的朋友，在复旦大学当教授。所以住在江湾。他结婚不久，这小家庭还是充满着新鲜空气的。江湾地方隔离了扰攘的市场，到清闲幽逸，很有田园风味，要到上海交通也还便利，却是近于理想的住居地。他平日教课以外的时间，做做文艺上的工作倒也逍遥自在。他们都是文艺爱好者，在北京就有这一个团体，也出过若干期的刊物，不过早已停止了。此次又计划再出，所以写信邀张岂杰出来，商议这事。

他们这个团体是没有形式，没有约章，没有内容，简直可以说没有目的，不过几个人随便集拢造了一个狮虬社的名称罢了。所以他们是绝对自由的，并非不努力也并不努力，是可以算做抱随便主义的，因为他们并不想获得贵重的虚名贵重的黄金，他们只作为一种自由舒吐的机会，因之原是用不到什么计划什么章程的。不过他们都是穷人，都要为了每日的口粮而工作，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是极少，所以要这一点自由舒吐的时间已是很不容易。不过因为不容易，所以更加热望，更加要维持这虚空的自由的结集，因此刊物的停了又刊，刊了又停的事情也不只一次。经济时常打倒他们，可是他们也不停地反抗这经济情形。这一次也是。

胜图在上海工艺专门学校教书，所以住在学校附近的西门，也是组织不久的小家庭，差不多只有一年已产生了结婚的果子，这时孩子已过满月了。张岂杰原还在北京读书，因为时局不太平，又是冬天，所以南归想在家里过年。他已经有五六年不回南方了，到处看看久别的乡土也很能消磨日子，不觉什么寂寞。在乡村中静观冬郊景色的他，却因他们的函召，便也到上海来了。他还是孤零零的独身者，所以他的已婚的友人很关心他，这一回也发生了这枝节。一半他也怀着满腔的好奇心，毫不迟疑

地到上海来了，在这时节时局并不能说安定，行路也不能说没有危险。

## 二

一到上海他就来江湾找元寿，预备邀了元寿同去访胜图的。就照他的预定，午饭之后，拉了元寿到上海来。到了西门胜图的家，开门的女佣人告诉他们在楼上，他们就直冲到他的寝室里。胜图抱着才满月的孩子，坐在床边的椅上，他蓬着发，脚上拖鞋，绒线衫外边罩着一件半旧的西装大衣，仿佛才起身的样子。他妻横在床上被中。只露出乱头发在一头，听了他们进来的声音把被拉下些，探出头来。从椅上站起来的胜图，双手捧了孩子让他们进来。

“张先生卞先生，难得，请坐。”胜太太在床上说。

“老张，你来了，好得很。”胜图说。

“胜太太，有点不舒服么？”元寿回答胜太太。

“是昨夜才到，今天上午去找老卞的。”张岂杰回答胜图。

“好了，做了父亲，是非抱抱不行了，好宝宝。”元寿又回头来招呼小孩子。

“胜太太，有些不舒服？”张岂杰回头向着床。

“没有什么。稍微有些头痛。”胜太太摇了摇头，回答他们。

“不必多说，你将来也有这一天的，可是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了。我们下面去罢。”胜图把手中的孩子移近床去。

“是的，嫂子不舒服，还是下面去谈罢。”张岂杰说。

“不妨的，在这里好了，我也很喜听你们的相骂呢。”胜太太起半身，接受了交付过去的孩子。

“不用客气，我们还是下面去，让你静养静养。”元寿说了

就先退出这卧房，走下扶梯去了。

张岂杰胜图跟着元寿进了那间书斋兼客室的楼下室，壁上挂着一幅何许人笔的钟馗食鬼图，一副梁任公的联对，旁边的是胜图自书的屏条，对面是一张装在框子中的西洋静物画。这壁上的装饰与书架书桌实在不调和，因为桌上的纷乱像字纸篓倒翻，架上的样子像被炮火轰倒的城墙。他们各自在一个椅子中坐了，胜图早在桌上的乱纸中翻出了一张纸片来。

“我已经计划了一下，不过顶要紧的事情，我先问老张。你已经对他说过没有？”胜图望着元寿等他回语。

“当然，我也是第一就报告他伍女士的漂亮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，你心下如何？老张。”胜图的寻问的眼对着张岂杰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们都不能知道的。谁也不能知道他自己，更加是他自己的心，所以我不能回答你。哈哈。”张岂杰很欢乐的样子。

“那么暂且不穷追你，谈我们的正事罢。我觉计划总得周密些，实行虽则要看我们的力量。除月刊杂志之外，我们可以出一种丛书，我已拟了一个丛书的目录，再各人分担定了，就可着手进行。月刊也要有人负责编辑才好，稿子当然大家努力。出版书店，大体已接洽过，可以不用我们出钱，不过一时之间，稿费也不能取，须有利益时再提，因为我们都是无名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”

“那很好，这一回我们要重整旗鼓，当然要很用劲来一下。我以为我们要做东西，一定要有思想才去做，不是因为要做才去找材料的。并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特色，和旁的人不同，有一种独特的主张，那才值得用劲。若是再像以前一样，那么定归照旧失败，又何必多反复这失败的举动呢。所以我想到了根本

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态度。”卞元寿发表他的主张。

“这是对的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这般的。不过一定的主张，我们可有？在我个人，我说，我没有的，我看去，这也不错，那也不错，有时这个有理，有时那个很对，一定的主张却很难以保存。”张岂杰的意思。

“这也对的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刊物取怎样的态度？”元寿说明。

“要有什么态度么？”胜图问。

“那么，让我再说明白些，我们是要诚心诚意去做，还是仍照以前的样子？从前我们对于刊物是当做一种游戏，如同商人闲刻去打球一般。我以为这样不行，我们须再诚恳一点，因为对于艺术的忠实。取了这态度之后，自然会达到一定的主义了。”元寿稍微有些照旧。

“不错，但我不相信主张的不变更，恐怕还是时刻要转变的，因了我们各个时节的感取不同。那么事实上仍是没有一定的主张。”张岂杰说。

“而且游戏中间，却有更普遍更深沉的真实，这一点你总也知道。其实真这字是很不可靠的，一定主张是没有依扶，不能一定的。”胜图说。

“总之，我说，我们从前对于文艺是玩赏的，像富裕阶级对于娱乐一般。但文艺的真意义，我以为不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看得再广大些，就是人生与文艺的关系。目今中国在这一种情形之下，我们须要决定态度，文人该是时代的先觉者，我们不再该用醇酒来醉迷自己的心。”元寿很热烈地。

“很好的意思。这还不是根本从对于文艺的真诚出发么？倘使是这样地感到，自然会生这结果，其中绝对用不到提倡和决定的。”张岂杰说。

“这话也不错。我说，现在这工作是做不做？我猜老下的意思，是在说我们须把未熟的思想，暂隐忍一下，等到有了目标再干。是不是？”胜图望着元寿。

“也不是这样，我一个人近来因了这缘故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你们要马不停蹄地来催稿子……”

“呵！说了这样一番大道理出来，却原来是只为想偷懒的缘故。”张岂杰抢口。

“呵呵！但是他对于你那件事情却不偷懒呢？”胜图微笑着。

“确实，蜜史伍真不错，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件好事，停歇，同到霞飞路去罢。”

“我也要陪你们去么？”

“自然啰。他对于女人很胆小一见就会脸红，倘若不是两个人陪了他去，那还了得，他不会局促到要死么！”

“不过，那么等等同去罢，你们不要说出来呢！”胜图摇摇手仰视楼板。

“什么！你的女人不能放心么？”

“只因蜜史伍太漂亮了，她枉说我要起不良之念。”胜图低了头。

“你知元寿的太太，也为这事不放心么？”张岂杰说。

“吓！这些女人真有趣！一个个都一样的。不过蜜史伍真好看哪。那一天她在此地吃饭，我真发狂想了。她抱了我的孩子爱抚他，我的孩子真有福，我恨不得自己变了孩子。不过我也有了怪诞的欢乐，孩子是我的一部分，有我的血流着，她爱抚小孩，我心上体味到了异样的欣欢。”胜图一手掠他的蓬松乱发，似乎想追寻那过去的景象。

“那个邵逸人也为她发了狂，你可知道？”元寿问。

“是，我知道，很详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元寿奇讶。

“他今天早晨到这里来了，他要我去请伍女士来。”

“请她，来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他写了一个字条，差佣人送去，却说有病不来，碰了钉子。”

“倒也痛快，老张，是你的责任来了！恶魔已逼近她！”元寿鼓舞。

“的确，在她生命的径程上恶魔出现了！”胜图附和。

“真的，我有些不忍，这样好的女子若做了恶魔的牺牲。”元寿又兴奋起来。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守护他呢？”张岂杰冷冷地。

“我不行，没有资格。”

“但是不能说，别人可以做恶魔，我们便不能。我想再做一回恶魔，只怕是对不起老张。”胜图笑欣欣。

“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何必这般客气。恐怕所怕的是上面！”张岂杰把眼仰睥着楼板。

“呵呵！但是。倘使你不，那真可惜，我看有几分可以成功。”

“那么我们该竞争呢！不要被人家占了先。”胜图对元寿表同情。

“那么，请你出马罢。”张岂杰有几分不快。

“但是我不，没有工夫，没有……”

“都不是，是不能受容许的缘故，是怕的缘故。”张岂杰笑。

“那么我是不怕的。”元寿说。

“可是你也不行，你很难。”胜图摇摇头。

“那么还是你出马好？你比我漂亮，又有手段，又会说鬼话，可惜是胜太太厉害些，否则你真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的，况且你又姓胜，自然能打胜邵逸人了，因为现在又是武力的世间。”



元寿滔滔地。

“哈哈！”

“不过我说当然还是要老张去的，只有这事情是不能替代的。老张你放胆去！我们做你的后援，决不使你吃亏。”元寿继续说。

“有理，有理，我们神圣同盟。”

“不过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可以去换换衣裳，预备走路。”元寿对胜图说。

“空谈了一回，正事却丝毫还没有结果。也好，我们看了沈培根再说，他总也有点意见。”张岂杰自言自语。

“那么我穿衣服去，你们同上来罢，替我说明，是同到书店接洽去的。否则她又要多心，这几天走一步路多不得自由。”胜图感叹。

“呵！即刻都还说想出马去哩！”元寿得意的样子。

### 三

一点钟之后，三辆人力车停在霞飞路一千号那所房子前面了。元寿走在前头，张岂杰胜图跟着，去打那屋子的门，就由一个佣人来开了。先锋不是第一次来，熟门熟路地走了进去，转两个弯，又走上了楼梯。三人的脚步声，早惊动了楼上人，开门探出身子来望了。

“培根，岂杰来了。”

“真的。老张，近来好？”

“你好？”

他们踏进了房门，是一间丈半阔三丈深的大楼房。靠窗口横摆着一张写字台，对面一张半截铁床，若坐在写字台旁写生，